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一一三回 朝天嶺上得寶印 連雲島下見水衣

且說玉仙把印一獻，臧能也把印拿出來，剛要一比，嘍兵進來報道：「寨門外失火。」眾人一聽，都要到外面觀看。外面嘍兵亂嚷，聲如鼎沸，立刻吩咐掌燈火，大寨主、三寨主、金仙、玉仙一齊出來，一看烈焰飛騰，嘍兵喊成一處。原來是蔣爺暗用調虎離山計。蔣爺頭天回去，直到中平寨外，過了竹門，撲奔銀漢島，上了岸，更換衣襟，直奔三千戶轅門。進了大廟，見著眾人，就把探山寨的話一五一〇學說了一回。大家一聽，好生利害，又聽丟了李珍、阮成，定是被他們捉住了。閻正芳一聽，暗暗著急，又不好聲張出來。蔣爺說：「按說我們一同前去，他們被捉，我們沒有一走了之的道理。皆因寨內他們人多勢眾，我們一交手也得被捉。他二人既然被捉，咱們這裡還有他們兩個人，明日寫封書信去，與他們調換。」大眾一聽，倒也合乎情理。徐慶問：「你們去了半天，也沒有到中軍大寨麼？」蔣爺說：「水面離中軍大寨還有四〇里路，我們走在那裡，天光一亮，我們藏躲在哪裡？故此未敢上去。要列大寨，非明天不可。」閻正芳吩咐擺酒，眾人吃酒不提。到了次日，展爺催蔣四爺，寫書信調換。蔣爺又一議論，說：「索性等至今天晚間，到大寨探明虛實，然後再與他們調換。我說句喪氣話，倘若二人沒有命了，與他們調換，豈不是上當？」展爺也就依了蔣爺的主意。到了晚間，吃畢了晚飯，天將昏黑，蔣爺帶著胡小紀、艾虎起身。忽見外面有人報將進來說：「咱們牆子外面，有兩個人，一人姓胡，一個姓鄧，求見你老人家。」蔣爺吩咐叫他們進來。二人往裡一走，蔣爺一見，又來了一對膀臂：原來是分水獸鄧彪、胡列。蔣爺問：「你們兩個人，從何處而至？」那二人提到開封府，聽見丟印的信息，趕著奔到這裡來的。蔣爺說：「你們來得甚巧，這裡正缺少會水之人，你們帶水衣沒有？」二人齊說：「帶著哪，這可立刻就走。」蔣爺仍然借南俠的寶劍，艾虎拿了阮成的水衣，大家囑咐小心。眾人說：「不勞叮囑。」一齊出廟，過了轅門，繞過梅花溝，來至水面。大家換上水衣，把自己的衣服，拿油布包好，斜背在背上，躡入水內，分水踩水，直奔竹門，進了竹門，由滾龍擋底下去。過了中平寨，忽然迎面來了一隻船，由北往南，又有一隻船，這邊問：「是誰？」那邊答應：「是我。」又問：「小心。」那邊說：「留神。」二船一錯。彼此過去。蔣爺在水中一拉胡小紀與鄧彪、胡列，一指對面那只船上，三個人彼此會意，容那只船臨近，蔣爺同著眾人往上一躡，船上人剛要喊叫，嘍嘍嘍嘍，四個人落在水中，全都廢命。艾虎也就上了船，說：「四叔，你好大膽子。」蔣爺說：「活該咱們應當少走幾步。」大家都在船上，撥轉船頭，直奔正西來了。艾虎說：「倘若要碰見人家船一問，咱們有何言對答？」蔣爺說：「你不用管，跟著走罷。」果然正往前走，就見來了一隻船，對面船上有人叫問：「是誰？」蔣爺說：「是我。」那人說：「小心。」蔣爺說：「留神。」二船一錯，彼此過去。艾虎說：「四叔心眼真快。」直到西岸，不敢奔人家船隻去，偏了正北，找了一個僻靜的所在，就在船上把水衣脫將下來，換好自己衣襟，仍然是找了昨天那個山洞，把水衣寄在山洞之內，卻順著山邊，往上就跑。施展夜行術，蔣平、艾虎、胡小紀、胡列、鄧彪五個人，看看來到寨，蔣爺叫胡小紀、胡列、鄧彪三個人在此等著。蔣爺、艾虎一歪身，躡上了東牆，往下一看，還有一道寨柵門。蔣爺看見有五堆草垛，打了個手勢，奔上房而來，躡上房去，趴在房簷，往下觀看。正是裡邊說：「玉仙少刻就來。臧能給出主意，說：『玉仙要是把印拿出來，大眾給她一路鬼混，可別叫她再拿回去了。』」大眾點頭。蔣爺同艾虎上房，奔到東牆之外，告訴胡小紀、鄧彪、胡列說：「你們按著舊路，在前邊等我們去罷，若等不上，你們先下水回去。」三個人答應往正南就走。蔣爺同艾虎復又進來，叫艾虎上草垛，蔣爺在大房後頭一臥，故此金仙、玉仙剛到屋中，掏出印來，大眾一看，正在此時火起，嘍兵報將進來失火的言語，眾人出去看火，就是金仙、玉仙在後。蔣爺見人出去，一縱身躡在前坡，千斤墜飄身下去，往屋中一躡，一伸手由桌案之上將印拿了。轉身就跑，剛一上房，見玉仙嚷道：「不好！這火是人放的。」蔣爺躡到後坡，直奔東牆，飄身出來，就看見艾虎在前，蔣爺就奔下來了。聽後面鑼聲震耳，燈球火把，照如白晝一般，喊說：「拿呀！拿呀！看道的聽真，傳信與臨河寨，叫他們拿人，別放走了他們偷印的。」這一個信，實在真快，就聽見噹啷啷一陣鑼響，往下一打信，各處接鑼接話，轉眼之間，就到了臨河寨。廖家弟兄一得信，立刻齊隊，也是一陣鑼鳴，眾嘍兵抄傢伙齊聲喊叫拿人。你道玉仙怎麼知道這火是放的？皆因她跟著金仙一出來，眾寨主是男子，全往前奔，玉仙她出來用鼻子一聞，裡面有硫磺火硝的氣味。說：「姐姐，這火是人放的，你聞有硫磺氣味的。」金仙一聞，說：「不錯。」玉仙告訴大眾，自己一返身，先到屋中一瞧，印信全都不見，等大眾回來，眾人一急，王紀先才往下傳令，轉眼間就到臨河寨。

再說蔣爺得印後，追上艾虎，又追上前邊的三個，一看滿山遍野俱是燈火，鑼聲不住。艾虎說：「四叔你得著印了沒有？」蔣爺說：「得了。」艾虎說：「這可要不好，他們傳信快當。」蔣爺說：「咱們走著瞧罷，此時定法不是法，到那裡見機而行。」正往前跑，忽見前邊有一條黑影，說：「要跑隨我來。」蔣爺問：「前邊是誰？」那人說：「不用問，我不是賊，你們打算奔臨河寨，可走脫不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你到底是誰？留下名姓。」那人說：「不用問。我絕不能陷害你們，准保帶你們出山。」再問一語不發，在前邊直跑。依著艾虎不跟著他走，蔣爺說：「事已至此，且跟著他走，看他如何。」說罷就跟著他一走，走來走去就入了山谷之中，全是走的高高矮矮、曲曲彎彎之路，眾人跑的汗流浹背，漸漸的就離燈火透遠了，再看燈火就看不見了，仗著天邊有月色，大家也跑不動了，那人也走得慢了。直走到斜月西沉，天光要亮，艾虎說：「天光一亮，咱們就看見那個人是誰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不用等著天光大亮，這就看不見那人是誰了。」果然再往前邊一看，那人蹤跡不見。艾虎說：「這個意思，准要不好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聽，這是什麼？」就聽見嘩喇喇水聲大作，往南一拐，前邊一段大梁，另有一股小路，大眾走在大梁的上頭，望外一看，喜出望外。原來是連雲島的山上，往南看就是竹門的外頭，往東看就是馬尾江的江面。蔣爺說：「真是天假其便。」艾虎說：「那前邊走的準是山神爺，把咱們帶到此處來了。可惜一件，咱們那水衣可不能回去找了，咱們這衣服可全都要入水濕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別不公道了，滿讓把我們的衣服濕了，又值幾何！」下了連雲島，艾虎的眼快，低聲說：「四叔，別過去了，那邊有人。」蔣爺說：「無妨，那是一個人枕在石頭上睡覺哪，怕他什麼？」身臨切近一看，止不住大笑哈哈，原來是水濕衣，拉開放在一塊石頭上，好像一個人伸著腿在那裡睡覺。蔣爺一瞧，他們的水衣全在這裡堆著，實在猜不著那人是誰。大眾只得穿上，走到南岸，上來又換了他們的衣服，直奔三千戶，進了轅門，回到廟中，把印往上一獻，眾人給蔣爺賀喜。展南俠一看說：「四哥，得來的是一顆假印。」眾人一怔。若問真印的下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